



阿尔太·哈里

赵燕翼

阿尔太·哈里

赵燕翼

甘肃人民出版社



阿尔太·哈里

赵燕翼

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

(兰州庆阳路230号)

甘肃省新华书店发行 天水新华印刷厂印刷

1979年8月第1版 1979年8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—40,340

书号：10096·164 定价：0.61元

内 容 提 要

哈萨克族少年阿尔太·哈里的遭遇是多么不幸呵！当他在草原上降生时，他的遭到遗弃的母亲悲惨地离开了人间；他不得不寄居在后继舅母家里，而这位后继舅母又是一个歹毒的恶女人；他不堪忍受虐待，便只身逃离故乡，去投奔流落在远方的外祖父母。一路上，小哈里经历了数不清的艰难波折，而当他来到目的地时，他的外祖父母却早已去世了。在这里，他同遗弃了他母亲的那个奸商——他的生父木塔里甫不期而遇。精神上的巨大痛苦，在他纯洁的心灵上投下了一层阴影；他渴望人生的温暖，他向往美好的未来……

小哈里又是多么幸运呵！在各族亲人的热情帮助下，在党组织的亲切关怀下，他终于成长为哈萨克族第一代汽车司机，并在一个美好的日子里，幸福地见到了敬爱的周总理和陈毅副总理，鼓舞着小哈里信心百倍地走向新生活。

这是一部有趣的中篇小说，主题鲜明，人物生动，故事曲折，语言形象，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和浓郁的民族生活气息。

尽管每个人的命运都不相同，但个人命运总是和国家的命运和民族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。

——摘自创作手记。

楔 子

我怀着出门人那种常有的焦急心情，拎着小包，在A城石板街道的丁字路口，溜跬了三天，还没有找到一辆能够把我捎回科克布塔的便车。这条横贯额韦戈壁、翻越乌尔得斯丘陵草原的荒僻公路，由于平时旅客很少，直到现在——1973年10月，还没有设立客运班车。象我这样的单个出门人，只能等待机会，赶上云母矿区或兵团农场的某位司机师傅乐意的时候，才能在驾驶楼里，得到一个聊避旅途风寒的位置。

第四天清晨，我刚从州委招待所出来，就看到一辆保养得很好的解放牌卡车，停放在落尽叶子的白杨树林边。车门上印着显亮的六颗白字：“科克布塔云母矿”。这正

象哈萨克谚语说的：“迷路人撞上了骆驼队”——别提我心里有多么高兴啦！更使我欣慰的是遇到了一位好说话的哈萨克青年司机。我虽然懂得哈语，但哈萨克小伙子的汉话，比我这个出生于新疆的汉人还讲得流畅动听。他看过我们公社的出差证明，就痛快地说：“行啊，等我拾掇拾掇车子，吃完早饭，咱们就走吧。”

这位司机师傅，年龄大约二十四五岁。体格匀称，衣服整洁。浓眉，大眼，棱鼻梁，方脸盘。眼睛里闪耀着机敏的光亮，脸上洋溢着快乐的神情。他干活轻巧利洒，有条不紊；即使在擦亮一只螺丝帽，也象艺术家精雕他的作品那样，满含着一种特殊的兴味和乐趣。

我正闲看司机修车，忽然望见一个五十来岁的哈萨克老汉，肩上背着条褡裢，从白浪河吊桥上忙颠颠地跑过来。他也想搭这趟顺车到拉马照去。

来客喘吁吁地说出他的请求，一边从褡裢里摸出包牡丹烟递过去：“师傅！请抽烟。”

嗯，这是个很精灵的哈萨克呢！

可是，年青司机只斜瞅了一眼，不吭气，也不接烟，只顾把一桶冒着白气的开水，仔细地灌进水箱导管里去；然后，拧上盖子，转过头来，从头到脚把这位背褡裢的老旅客打量了一遍，摇一摇头说：

“不行！”



“喂呀，师傅！”老哈萨克着急地央告说，

“你就发点善心，可怜可怜我这双害关节炎的腿吧！要是算车钱的话……”

“不行！”

司机师傅仍然冷冰冰地说。已经

收拾完车，锁上车门，就到对面小食堂吃饭去了。

没得到乘车允许的哈萨克老汉，犹豫了一阵儿，看见不远处一家副食品商店刚刚开门，便背着褡裢走去。我想，这段不好理解的小小插曲，也该在这里结束了。

然而，我的想法并不正确。很快，那背褡裢的老汉，手里拿着瓶竹叶青白酒，又回到这里来了。他趑进食堂饭桌边，热情地请司机师傅喝口竹叶青，以抵挡阿尔太高原初冬的严寒。并请教对方姓氏宗族，属于哪个部落等等。

……

“怎么，你让我在行车期间，酗酒肇事吗？”年青司机把老旅客敬来的一碗酒，推了开去，说道。“至于你问

我是哪个部落？这连我自己也是糊涂的。因为我妈直到咽下最后一口气的时候，也并没有给我留下一本值得向人夸耀的家谱！”

司机很快吃完饭，大步走出食堂，开了车门，发动着车子，示意我上车。这时候，哈萨克老汉紧追过来，扒住车门，几乎是带着哭声，连连恳求司机：

“师傅！请高抬贵手，带上我吧！带上我吧！这里不是还空着个座位吗？让我挤一挤好啦！……”

司机按了按喇叭，说：“这里没有座位。就是有座位的话，也要留给好人来坐。”

老哈萨克连忙辩解：“我是好人！大大的好人呀！”

我看着老汉那可怜样子，体会着自己等车的艰难，心软了；便趁此机会，向他递了一句话；我说，如果有什么证明，赶快拿出来让师傅看看。



老旅客说：“有，有哇！这是我们大队开的探亲牌牌子^①——白纸黑字，我可不是说瞎话呵！”

司机师傅看着老汉递来的路条，厌恶地皱起眉头，好象自言自语说：“木塔里甫！……”

“对对，木塔里甫，”老汉插口说，“科克布塔公社拉马照农业大队社员木塔里甫——一个诚实的庄稼汉！”

我说：“既然有证明，师傅！是不是就让这位老年人坐上吧！”

司机把那张揉皱的纸头，仍塞给老汉，把头一摆，说道：

“到上面车箱去！”

老汉迟疑地说：“师傅！这！……”

司机吱啦一声，挂上起步档：“不愿意吗？那么，你另找车吧！”

“好好，我就坐到上面去！”哈萨克老汉说着，慌忙扒上车箱去了。

车开了，风声掠过玻璃窗，发出呜呜的啸叫。飞奔的车轮，旋起团团沙尘，在车旁翻滚着。我想着那位老旅伴，此刻坐在颠簸空荡的车顶上，经受着高原寒风的无情打击，那滋味也真不是好受的！

① 新疆地区的各族人民，把条据证明之类，统称“牌牌子”。

唔，难道这老少两个哈萨克之间，有什么旧日的积怨？……可是，那老汉分明不认识年青司机。这中间到底存在些什么问题，就很令人费解了。

我本想试探着问问司机师傅，他为什么那样对待那个老汉；但一看贴在驾驶台前方“行车期间不准与司机谈话”的标语，只好把老大一块疑团，憋在心里。在马达轰鸣、车身摇荡中，我终于慢慢打起盹来。……

下午四点多钟，顺利抵达F县城。车子停在街口，年青司机招呼上面的乘客下车。哈萨克老汉背着褡裢，佝偻着腰，笨拙地攀着车梆要爬下来。一只穿靴子的脚没有踩稳轮胎，哧溜一滑；当双脚着地时，抢了个趔趄；那装在鼓鼓囊囊褡裢上头的酒瓶子，一下从褡裢口上溜出来，咣唧一声，就在石子路上摔碎了。那还不曾喝过一口的竹叶青白酒，全泼在地面，湿了一滩。

对这个意外的砸瓶事故，三个人都无话好说。酒瓶的老失主，只冷淡地瞅了一眼，放下褡裢，开始拍打自己满身的尘土。

“我的车要在县城装货，”哈萨克司机对他的老乘客说。“从这里到拉马照不远了，你另找顺车好啦。”

老汉不说话。慢慢清除了全身各部分的尘土。弯腰提起褡裢，背在肩头。默默地转过身去，默默地往前走去。可是，他只走了几步，忽然转过身来，直挺挺站在路口；

我惊奇地看到，他在早上纠缠搭车时的那副可怜模样完全变了；只见他腮梆上两块肥肉，微微抽动着。眼睛里闪烁着忿恨的光亮，直直盯住司机的脸。

“哼哼！”他鼻子里冷笑两声，用低沉而略带沙哑的声音，说道，“好一个哈萨克司机！幸好你只学会开这么一辆嘟嘟车；要是你手里掌握了飞机大炮的话，那还不把本族人杀尽灭绝！”

年青的哈萨克司机，面对着老旅客的挑战，把对方估量了两眼，反问道：

“你这是什么话？”

“这你去问自己的良心好啦！”愤怒的老哈萨克，忽然提高声音嚷道，“在你温暖的司机楼里，能允许一位汉族同志坐着，却让另一个同教的穆斯林老人，蹲在敞开的车箱上面挨冻——你你……你还有一点儿同情心没有？……”

“你说完了吗？尊敬的老穆斯林！”司机小伙子仍然沉静地说。“现在，请允许我来回答你的质问好了：第一，按照严格的行车规定，一辆这样型号的卡车驾驶台上，只准许坐两个人；第二，根据我个人的切身经验，判断一个人的好坏，我不管他是汉人，还是哈萨克人，是宗教信徒，还是无神论者——我只看他本人的行为如何；第三，至于说到‘同情心’，哼哼，我觉得从你嘴里讲出

这三个字，那完全是对它的侮辱！”

哈萨克老汉直瞪着眼睛，质问道：“为什么？”

年青司机激动起来了。他跨前两步，正对着老旅客的脸，呼呼喘着粗气。我担心马上会发生意外，慌忙凑上前去，准备着随时拉住那冒失小伙可能挥动的一双拳头。幸好司机终于克制住自己的冲动，把悬提着的右手拳头，慢慢撒开，叉在腰上。

“你要问为什么吗？木塔里甫先生！”他重重地咬着每一颗字，声音深沉地说道。“因为，当一个脑满肠肥的黑市投机家，从一个饿着肚皮的可怜孩子手里，夺去他辛苦得来的一点口粮的时候，这个人——他难道还有资格谈论什么‘良心’和‘同情’吗？！”

哈萨克老汉一听，忽然眉毛一抖，睁大了无比惊讶的眼睛，不住上下打量着对方；一刹那间，就象泄了气的皮球，很快萎缩下来，慢慢垂下他松软的眼皮，再也不敢正视司机因气忿而涨红的脸孔了。

“哦哦……原来，是你！……”老汉噙动着嘴皮，嘟嘟囔囔说。接着，象头角斗失败的公牛似的，没精打采，转身走开；那背褡褳的背影，很快消失在街道转角处。
……

我和司机师傅，在一家清真食堂吃了饭。然后上贸易公司仓库，装了满满一车货物，天已经晚了。司机提议，

要我和他住在一起，这样，明早上车方便。

“你一定很想知道我和那个老家伙的戏剧性奇遇吧？”年青司机笑着说。“咱们住在一个房间里，让我给你讲一讲一个哈萨克少年的命运好不好？”

“好极啦！”我高兴地说，“哪怕你是售票演讲，我也情愿包它个专场呢！”

我们都放声大笑起来……

—

我的全名叫阿尔太·哈里^①。也许你会感到奇怪：哈萨克传统的漂亮名字应有尽有，为什么偏偏去和一座大山攀亲戚呢？

亲爱的同志！我于1947年降生到那个黑暗世界上来，本来就是一出人生悲剧！

我母亲是个普通劳动牧民家庭的女儿。当她十九岁的时候，被一个跟随他爸爸在草原上经商的年青哈萨克——木塔里甫看中了。他向她赌咒发誓，答应要娶她做妻子。经常约会她到生意人白帆布账篷里去玩，欺骗她说，等准备好采礼，马上就举行婚礼。可是，这富裕的年青商人，

① 含有“阿尔太山之子”的意思。

做完了买卖，在一天夜里，偷偷牵着满载银元和畜产品的骆驼队回了A城，就再也不见他的影子了。

第二年，在九月飞霜的阿尔太高山牧场上，二十岁的母亲，在一顶寒风嗖嗖的老毡房里，生下了我。你知道，伊斯兰的教义很严，在哈萨克部落严酷的封建宗教统治势力下，象我那样一个身分不明的婴儿，是得不到生存权利的；母亲产后大出血，又不敢请医生。再加内心充满悲愤抑郁，她的体力，很快就衰竭了。

“我不行了，”她对我外祖父母说。“可是，我求求你们，千万别把孩子弄死！要是你们无法抚养他，哪怕送给愿意收养他的人家也好。可怜的孩子！他没有爸爸——就叫他阿尔太·哈里好啦！……”

说完这番话，我母亲就含着满腔怨恨，永远闭上了她的眼睛！

我的外祖父母顾不上悲伤哭啼，先紧急商量对策。恰巧我舅母临产后不久，孩子夭折了；于是，两个老人趁天黑抱着婴儿去找我舅父。他们夫妇都乐于收养这个苦娃娃。我们牧区居住分散，这种秘密安排，别人不一定能够发现。这样，阿尔太·哈里，就成为我舅父家庭的一个小成员了。

为了避开嫌疑，外祖父母埋葬了自己惨死的独生女儿以后，把一些牛羊留给舅父，老两口就逃往外乡去了。

然而，命运的恶魔，仿佛故意要来折磨阿尔太·哈里这个可怜孩子；当我长到七岁的时候，舅母得病死了。一家游牧为生的哈萨克毡房里，要是没有一个人操劳家务，那困难是不可想象的。当时草原已经解放几年了，虽然暂时还没有进行民主改革，但劳动牧民的政治地位和经济条件，在毛主席、共产党的关怀和扶持下，已有了很大改变。邻近部落有个富裕牧户家的寡妇，她贪图我舅父出身好，人老实；有人出面撮合，我舅父就带着我，搬到寡妇家里，做了招女婿。

我这位后继舅母，真是个世界上少有的恶毒女人！她牢牢地掌握着家庭的经济大权，哪怕吃一个酸奶疙瘩，都要经过她点头允许。我和我舅父，与其说和她是共同生活的一家人，还不如说我们都是她任意支配的奴隶。我们穿着烂皮袄，破袷衫，露出脚趾头的靴子；吃着烤糊的馕饼，发霉的奶酪和没有肉的骨头；我们常年不避风霜雨雪，放牛羊，拾柴禾。擻毛毡，揉皮子。背水，垒圈，割草……什么样的苦活都拼命干，还得不到女当家的满意。稍微出点差错，她就指着舅父的鼻子，骂个狗血淋头，或者举起烧火棍，劈头盖脑来打我。更恶毒的是，她在暴怒的时候，就咬着牙根咒骂我：

“你这个偷汉丫头养的贱东西，早该喂狼的私娃子！你卧过的地方草都不长，你走过的脚印花都不开——从娘

胎里就是个坏种！……”

我的舅父是个懦弱诚实的牧羊人，他没有勇气和能力
和那个恶女人抗争。每当我受了委屈的时候，他只能在背
地里抱住我的头流泪。我好几次问他，为什么恶婆娘骂我
是“私娃子”？舅父都不肯告诉我有关我的身世的真实情
况，他只说那是母狮子发狂——乱咬人哩！

当1958年，我们民族牧业地区要进行民主改革的时候，乡亲们
都气恨我这位后继舅母贪婪霸道，吓唬着要给她戴“富牧分子”
的帽子（实际上她过去的剥削量还不够这个成分），她吓慌了，
觉得我舅父这块贫牧的招牌，在政治影响上，对她总还是有利的；
这才把自己丈夫在家庭的奴隶地位，稍稍提高了一些。那恶劣态度，
也曾一度有所收敛。可是，我在她眼睛里，总象是拔不掉的一颗钉
子，不论我一抬手，一动手，都使她感到不舒服。总想找
茬儿整我一顿才过瘾！

有天黑夜，羊圈墙头上我没有垒稳当的一块石头，被
大风刮下来，砸断了一只羊羔的后腿，这一下可把大祸闯
下了！“母狮子”随手捞起一段松木劈柴，猛向我当头打
来；我猝不及防，脑门上挨了重重一击；只觉眼前金花乱
飞，耳朵里嗡地一声，就什么也不知道了。

○ 当我苏醒过来的时候，发现自己躺在毡房的小床上。
头上缠着撕开的舅父的布腰带，连一只眼睛也裹在里边。

我睁开另一只眼睛，看见房子里没有一个人，隔着毡墙，却传来我们牧业合作社撒彼老主任的严厉声调：

“……你要放明白点，这是新社会，可不是巴依、头人统治的天下啦！你这样行凶作恶，要受到国家法律制裁的！……你竟敢狗胆包天，说他是‘不合法的野孩子’；告诉你，小哈里是草原的儿女，是国家的新一代，决不允许任何人对他进行歧视和虐待！你要容不得他，就由我们集体组织来收养！……”

又听我舅父的声音说：“乡亲们！哈里是我的孩子，我不能离开他，不能离开他呵！”

撒彼主任叫着我后继舅母的名字，说道：“走吧，到乡亲们面前，去检查你的罪过。把态度放老实一点！”

接着，传来一阵男人和女人们噪杂的喝喊声：

“走，上会交代去，恶婆娘！”

“看我不把你这头母狮子砸扁才怪呢！”

“还磨蹭啥？让我揪住你的老毛走吗？”

“魔鬼！天国的真主都不会饶恕你的！”

“要是小哈里有个三长两短，非枪毙你不可！”

“走呀，母狼！……。”

……

人们的吼叫声和杂沓的脚步声，离开毡房，渐渐远去，听不见了。